

面壁沉思錄

蒼穹的呼喚

01 意識到自己站立於地球之上，意識到身處無邊大宇宙系統中最美麗的地點，意識到周遭有那麼多精彩的兄弟姐妹，意識到在這個稀有的大地上還有無數生命景觀尚未欣賞，就足以讓我們熱愛生活。在宇宙的大明麗與大潔淨面前，方知生命語境大於歷史語境。歷史不過是不斷重複的事實，不能限制在歷史小語境中。而應當站立在「生命—宇宙」的深廣大語境中。這是蒼穹的呼喚。

02 托爾斯泰一邊寫作，一邊否定自己，與許多中國作家一邊寫作一邊誇張自己的情形很不相同。他在最後歲月離家「出走」，更是用決斷的行為語言作最後的自我否定。他每寫完一部巨著就不滿意自己，就離開這部巨著往前走，絕不自戀。卡夫卡臨終前交代朋友燒毀自己的書稿，也是最後的否定，絕不自戀。具有偉大的內在心靈與內在力量，把一切都看得很平常，不會放大自己，不會像狗一樣老是轉過頭來舔舐自己的尾巴。

03 告別自己，離開自己。揮手告別昨天，揮手告別昨天的光榮與驕傲，揮手告別昨天的詩集和文集，揮手告別昨天的文藝腔與教授腔，不自戀。一旦自戀就走不遠，一旦自戀會被昨天的影子拖住腳後跟。曾經屬於自虐的一代，不斷踐踏

自己的一代。對自虐的懲罰便是產生自戀。曾經屬於自戀的一代，老是對着鏡子中的「自我相」微笑，忘記那是幻相與幻覺，於是就生活在幻相與幻覺中。

如今，每天都該告別自己，每天都應從幻相與幻覺中走出來，然後回到那個真實的內心。

04 大隱可隱逸於山林，也可隱逸於鬧市。喧囂的城市可以成其靜坐靜思的山洞，變成一扇悟道的牆壁，令其面壁十年、幾十年。達摩就是這樣的一個大隱。他的生命特徵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作雲遊、神遊與逍遙遊。在洞穴之中，在宮廷之中，在寺廟之中，在世俗世界之中，他都可以面壁悟道說道。如果他到紐約、洛杉磯，一定也可以把紐約、洛杉磯當作一個洞或一堵牆，面對摩天大樓沉思。大隱生活在內心深處，他即使身在花花世界中也能夠與花花世界的喧囂保持內心的距離。內心的距離，使隱逸者的精神世界在任何地方都獲得冷靜與完整。大隱是心隱者，不是身隱者。

05 禪宗呼喚打破「我執」，並不是打破生命中的「真我」，而是那個「假我」，那個被概念和幻覺所構築的假我。這個假我化作一道城牆，封閉着真我。打破「我執」，就是推倒這道牆，把真我釋放出來。基督致力於「救世」，禪宗致力於「自

救」。所謂「自救」，便是打破假我的圍困，救出本真的自我。復歸嬰兒，便是回歸到真我之中。

06

當綠影撒落窗前，寧靜降臨身邊和筆下，我便想起了天堂。天堂對我來說非常具體，但它不是瓊樓玉宇和雕欄玉砌，而是眼前的樹林、草地、陽光、小溪、山巒、峽谷，是工作着和歌吟着的女兒，是信賴我的兄弟，是與泥濁深淵拉開的長距離，是關於冰與火的反省與調侃，是浮上心際的友愛與情愛的記憶，是正在充分表述的思想及支持表述的乾淨的書桌和自由時間，是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等天才們為我構築的內心共和國。

07

本來就是普通的農家子，本來就一無所有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桂冠名號所欺騙而自以為不普通。出國之後，最重要的收穫是回到普通人的位置上，自己開車，自己鋤草，自己包攬瑣碎的日常生活。不再以為自己是啟蒙者和社會良心，也不再是一個只會寫文章、不會生活的怪物。生活變得很具體，一切都好像可以用手觸摸到。真切的感覺透過手指，像血液流遍全身。這種時刻，才覺得自己確確實實行走在有沙有土的逼真的地上，一點也沒有虛空之感。

08

幾十年都盲目跟着群體走。突然有一天，醒悟了，轉過身來走自己的路。這一轉身，便是大轉折。這是生命的突圍，是新的起跑線，自由就從這裏開始。能夠轉身是幸福。轉過身後，便天天向生命靠近，向真實靠近，向童年時代追求光明的本能靠近。如果不能轉身而走到絕境，還可以抽身而走。王國維投昆明湖，便是在滔滔的大潮流與大濁流中抽身而走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與歷史告別。轉身與抽身，都是自救。

09

常常心存感激，常常感激從少年時代就養育我的精神之師，感激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，感激陶淵明與曹雪芹，感激莊子與慧能，感激魯迅與冰心，感激一切給我靈魂之乳的古今思想家、文學家和學問家，還有一切教我向真實生命靠近的賢者與哲人。感謝他們所精心寫作的書籍與文章，感謝它們讓我讀了之後得到安慰、溫暖與力量。還心存感激，感激讓我衷心崇仰的藍天、星空和宇宙的大潔淨與大神秘，感激現實之外的另一種偉大的秩序、尺度與眼睛，還感激從兒時開始就讓我傾心的近處的小花與小草，遠處的山巒與森林，還有屋前潺潺流淌着的小溪和它的碧波。所有這一切，都在呼喚我的生命和提高我的生命，讓我時時都對他們懷着永遠的謝意與敬意。

10 無論時光如何流遷，童年的記憶總是那麼清晰，對於兒時躺臥過、作夢過的草圃的記憶，總是壓倒高樓大廈的記憶。基督的信仰者說良知是對上帝的記憶，而我的良知則是對於童年的記憶。搖籃、慈母、荷塘、清溪、在貧窮中掙扎的鄉親父老、在父老兄弟臉頰上滾動的汗水、落下又被撿起的麥穗、一碗稀飯與一碟蘿蔔乾的早餐，所有的記憶都壓倒掌聲、頌詞與桂冠的記憶。尋找故鄉，正是尋找與搖籃相連相疊的一切，尋找那一份情感，那一份素樸，那一份與財富權力無關的赤誠與暖流。

11 在海外十二年，一直覺得自己的靈魂佈滿故國的沙土草葉。這才明白，祖國就是那永遠伴隨着我的情感的幽靈，並非那個冷冰冰的國家機器。無論走到哪裏，《山海經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六祖壇經》、《紅樓夢》就跟到哪裏。原來祖國就是圖畫般的方塊字，就是女媧補天的手，精衛填海的青枝，老子飄忽的鬍子，慧能挑水的扁擔，林黛玉的詩句和眼淚，還有老母親那像蠶絲的白頭髮。祖國不是盯着我的眼睛，不是吆喝我的喉嚨，不是歪曲我的報紙與雜誌，不是禁止我說話的流氓與惡棍。他們永遠不理解我靈魂中的那片如茵的綠草地，還有在草地上飛翔的蜻蜓與蝴蝶。

12 在彼得堡的托爾斯泰墓前徘徊後，我用雙臂摟抱偉大的靈魂。那一刻，我想起賀德林在柏拉圖的墳墓之前對早已安息的偉大哲學家說：「父親，祝福我！」托爾斯泰是我的精神之父，從少年時代起我就遠遠地望着他，然後就讓他的心靈像太陽那樣照耀着我。此時，我本能地借用賀德林的語言說：「父親，祝福我。」我點起心香，祈求偉大的靈魂不要拋棄我，別讓我離開善的內心，別讓濁泥世界的腐敗空氣進入我的血脈，祈求他提醒我永遠拒絕流氓邏輯而追求高尚，祈求他在反暴力的永恆呼喚中，放入我的名字與聲音！祈求他幫助我保留降臨人間那一剎那所擁有的柔和的孩子的目光。

13 在倫敦西敏寺的那個瞬間，意識到腳底板下，埋葬着牛頓、達爾文、狄更斯等巨人，每個名字都讓我激動得難以自禁。沒想到，竟能贏得這樣一個時刻，讓我和這些偉大靈魂靠得這麼近。過去只是在書本上與他們相逢，今天卻在他們的故鄉相逢。尋找的價值，漂泊的價值，就在此時此刻得到最高的肯定，這是偉大靈魂的肯定。倘若不是漂泊，一個中國的農家子的腳底板怎能走到這裏，怎麼可能在偉大靈魂的耳邊悄悄訴說。有了這次相逢，腳步又有了新的規定，我感到，太陽就從我的腳底板升起，生命又一次聽到黎明的呼喚。不錯，在此偉大靈魂之前，我們還有什麼恩仇、心中的陰影不能掃滅，還有什麼得失不能放下？

14 從不對人說「我的心只屬於你」，包括不對自己的愛人說，也不對自己的祖國說。我的心，不屬於任何一個人，任何一個群體，任何一個國度，它隸屬於人類史上那些偉大的靈魂，但也隸屬於大地上最平常最質樸的靈魂。既屬於長江黃河，也屬於洛磯山與阿爾卑斯山，既屬於活着的人，也屬於死了的人。有許多死者，生前是我的導師與朋友，他們去世後，我心靈的一部分，顯然也跟着走入另一個世界。因此，我的心既屬於此岸，也屬於彼岸，既屬於可視的大曠野，又屬於不可視的大混沌與大明淨，包括天外那宇宙的大明淨，我的心常被神秘的美抓住。

15 嵇康的「外不殊俗，內不失正」，一直是我的座右銘。嵇康是屹立於中國大地的人格豐碑，他「外不殊俗」，所以才不擺架子，不裝腔作勢，不故作高深。他才尊重世俗社會慾望的權利與承擔社會的責任，從而不同於自命清高的隱君子。而他的「內不失正」，則是在入鄉隨俗之時不失心靈原則，不失道德邊界，不投機取巧。世俗社會的誘惑太多，物色聲色酒色紛紛把人引向邪門歪道，倘若沒有原則，便會同流合污。嵇康處污泥而不染，面對權勢者而頂天立地，正是內心深處堂堂正正，坦坦蕩蕩。

16 火的姿態是向上燃燒的姿態，水的姿態是向下流淌的姿態。以往喜歡把生命比作一團火，今天則喜歡生命只是一脈水。順其自然，飄逸而下，能流到哪

裏就到哪裏，不必去爭取什麼火紅的人生。水透明，水柔和，水的姿態是低姿態，往下流淌的姿態，但又是朝向大海行進的姿態。老子崇尚水，認定至柔可以戰勝至堅，水的克服與征服，不是去衝撞大山，而是沿着大山腳下努力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大海跟前。

17 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。可是，許多聖人聖賢卻只承認婚姻的合理性，不承認情愛的合理性；只承認宮廷妻妾成群的合理性，不承認民間私情的合理性。釋迦牟尼、基督開始做的事被認為不合理，中國原始時代精衛填海、夸父追日的故事也被認為不合理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總是難以得到合理性的確認。曹操借王垓的頭以定軍心，在戰爭的層面上是合理的，在生命尊嚴的層面上是不合理的。慾望在歷史主義的層面是合理的，但在倫理主義層面卻不合理。相信「造反有理」就難以相信社會秩序有理。也許黑格爾也看到這種種矛盾，所以才有「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」的反命題。我們必須在黑格爾的命題之後加上的命題應是：凡是活生生的生命與生命現象，都不可用哲學命題去裁決，更不可用絕對精神去解釋。

18 莊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寫出〈齊物論〉，闡發萬物齊一的平等觀。人與人平等，人與物平等，物與物亦平等。萬物有靈，莊周有靈，蝴蝶也有靈。兩者互夢，

也互為靈魂。大夢中肉體消解，生理界線消解，世俗的等級、尊卑、大小等界線也消解。在靈魂的意義上，萬物相通、相依、相似、相關，相互構成一個美麗的世界。莊子去世兩千多年後，追求人性詩意本質的德國大詩人賀德林又暢說萬物齊一的思想，他說：「我將存在，我不問我成為什麼。存在，生命，這就夠了，這是眾神的光榮；為此，在神性世界中萬物齊一，只要是一個生命，這個世界裏就沒有主僕，像相愛的人，自然的元素生活在一起；他們共同擁有一切，精神、歡樂和永恆的青春。」¹賀德林也許沒有讀過莊子的書，但大夢相通。也許賀德林就是莊子遙想的蝴蝶，也許莊子是賀德林長思的「眾神」之一。空間相隔一萬里，時間相隔兩千年，然而人類嚮往打破尊卑、主僕關係的夢沒有停止。生命尊嚴與人格平等的夢，永遠富有詩意。夢相通，是人類詩意棲居於地球的終極嚮往相通。

19 剛到海外總是彷徨，彷徨之後如今不再彷徨了，因為終於意識到：文化就在自己身上，家園就在自己的筆下。無論走到哪裏，筆也帶到哪裏。筆下就是我的根，筆下就是永恆的故土。與回到家中就感到溫暖與安寧一樣，一回到筆下，就像踩到田園與鄉野，就像見到親人與故人，就像見到從女媧精衛到賈寶玉林黛玉

1 荷爾德林，戴暉譯：《荷爾德林文集》，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），頁140。